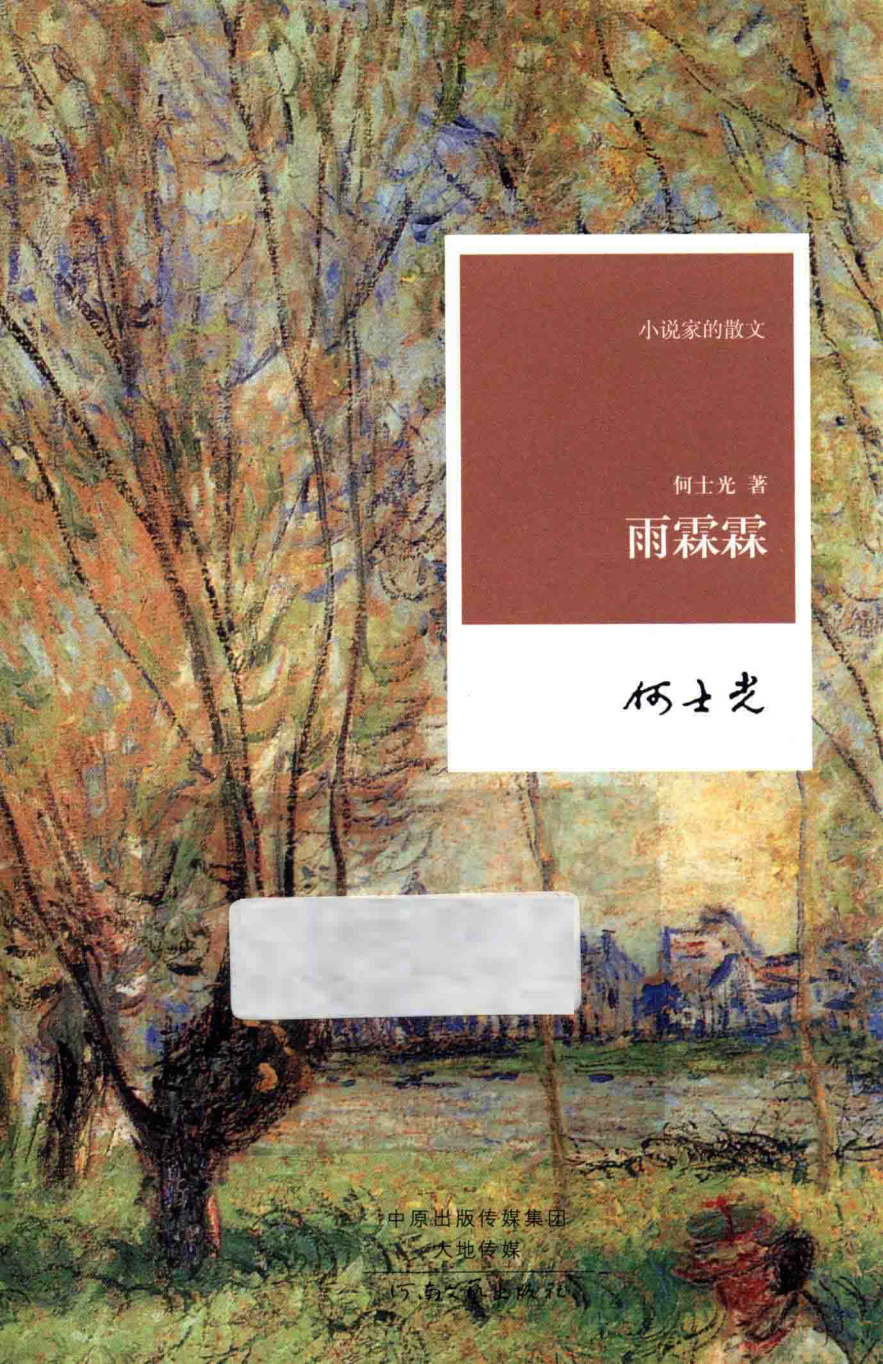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. It features a large, dark tree on the left side, with its branches reaching across the top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is a small house with a chimney.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earthy tones like brown, orange, and green, with some cooler blue and purple accents. The brushstrokes are visible and expressive, giving it a textured, painterly feel.

小说家的散文

何士光 著

雨霖霖

何士光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小说家的散文

何士光 著

雨霖霖

何南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雨霖霖/何士光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4.8

(小说家的散文)

ISBN 978-7-5559-0040-5

I.①雨… II.①何… III.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①

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4768 号

选题策划 陈 静 杨 莉

责任编辑 陈 静

责任校对 赵红宙

装帧设计 刘运来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
邮政编码 450011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171 000

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上卷

3

城市与孩子

17

雨霖霖

30

我和女儿

42

日子

58

日子(续篇)

74

踪迹

86

死者长已矣

——怀念克芹

94

访正白旗村三十九号

104

田野、瓦檐和雨

114

文字是一种般若

——《蒿里行》自序

下卷

125

今生

——经受与寻找

上卷



城市与孩子

我离开故乡贵阳，来到这远远的梨花屯乡场，已经十七年了。十七年的光阴虽不能说很长，但也足以洗去许多的旧迹。不知从多久起，对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，我已经不再痛苦地怀念，留在心里的，只是一种明净的、乡土的呼唤。许多在离别时是那样缤纷的、尖锐的印象，已变得像游丝一样似有若无；好些在当年渲染过的人和事，也一一地剥落了斑斓的颜色，似曾相识而已，再不能牵引人的心绪；倒是一些原来似乎不曾收入心底的细枝末节，日久却反而显得明晰，仿佛纷纷的尘埃落定，才愈来愈清楚地现出它的面影，那样如水的淡泊，却又刻骨而铭心。这之中，时时在我的心头浮现出来的，是街头一个静静的早晨。对于故乡的城市来说，这肯定是不倦的岁月中的一个寻常的时刻，既无修饰，又无遮掩，并不曾要把什么格外的东西昭示于往来的儿女们；但后来却化为一缕悠悠的乡情，遥遥地滋养着我，频频地给我以指引，相助

我急行慢行……

那时候,我还是个孩子,正在小学里念书。为了一个人的长长的一生,这是必须的,也应该说,是故乡的日子给一个孩子严肃而慈祥的赐予。但孩子总归是孩子,怎么说好呢,也许是朝朝暮暮的功课,终于使我有些怠倦?又也许是日复一日的忙碌,终于使我有些摇曳?总之,不知道怎样一来,那一个早晨,当我又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,我动了逃学的念头,似乎想撇开那艰难的日程,去寻觅一种轻易而甜蜜的人生……

开始,我只是有一点念头,还不敢、也没有贸然地改变自己的脚步,还顺着那条叫正谊巷的小巷,往深处走;我家住在小街口,走下去,在小巷的另一处尽头,就有敞开的校门,是我每天的归依。那时,我们的小巷还不像现在这样嘈杂和斑驳,它洁净而安详,日子在那儿显得额外悠长,像一个青色的梦。我沿着那些年深月久的、长长的砖墙走过去,经过一个个门户深掩着的院落,只是步子有一点游移,仿佛我累了,病了,行迈迟迟的。……一个人要游移,当然尽可以游移,但时光,连同整个的日子,却依然是一刻不停地流驶和前行的,待到后来,你就只有拾起零落下来的残页,不再有选择的余地。不久,在一个浅浅的拐角那儿,我听见了隐隐地响起来的钟声。我心里猛一震,回醒过来,立即握紧书包的带子,忙慌慌地往前跑。但是来不及了,已经来不及了。钟声虽然一如往常,是从从容容地响着的,但它一下跟着一下,却又是

那样执着，很快就终止了。我仿佛看见学校的大院、上院和小院，那是由原来的寺院改过来的，在一阵匆忙之后全都肃静下来，好像一艘张开了风帆的大船已经起航，它没有等我，我和它之间已隔着一道长长的波浪……迟到，是要受斥责的。我心里一阵着急，更生出了畏惧。我停下来，时间为我做出了选择，那一个早上我不进学校里去了。

这样，我就像没舵之舟一样，落在了漫无依泊之中。

我急急忙忙地退回来，折进与正谊巷相连的一个岔巷，那是双井巷，谜一般的萦回，也是我儿时嬉戏追逐的地方。我心跳着，在那些深深的、窄窄的石板路上踟蹰，又故意做出匆匆的模样，回避着一些什么，仿佛有人在追逐我。我害怕遇见长辈和老师，也害怕碰到熟识的人。但是没有，黎明过后的那一阵匆忙已经过去，像鸟儿飞离了枝丫深处的鸟巢一样，人们也出走了，要到歇息时分才回来，巷子里空荡荡的。只有一辆丁零零地响着铃子的清道车在那里踟蹰，迟缓地，摇摇晃晃地。

我比较地安心了。推车子的是一位老人家，这是不要紧的。仿佛自有日子的那一天起，这位老人家和他的车子，就在我们的小巷里踽踽而行。他佝偻了，步履蹒跚，一头短短的白发，圆圆的脸上满是皱纹。他的那辆胶轮车旧了，带着一个敞开的木箱。铃声呢，尽管春秋代序，却总是不紧不慢地，永久地相伴着小巷的日子，散着撩人的、不绝如缕的情思。……我迎着他走过去，心里并

不十分怯惧。那时，他正好在一处题有“古庐寄吾”的宅第旁停下来，掇拾着什么；看见了我，就眨起眼来，朝我点点头，并嘿然一笑，眼角的皱纹聚在一起，像一朵龙菊花。他那样和蔼，仿佛说：娃娃，上学去？哪家的呢？

他平日里很是喜欢小孩子，那天也不过是像往常那样，给我一个早晨的祝福，既没有看出我是在逃学，也完全没有揶揄我的意思。但不知为什么，那时我却慌张了，一下子就慌张了。真的，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觉得，一个人纵有勤勤恳恳叙心腹的千言万语，也难和这寻常的默默一笑相比。我走过去，觉得这静静的小巷并不是我的容身之地；要是再回过来，第二次碰见他，是不成的。我得赶快离开，走出去。

要走出一条小巷当然很容易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到了巷口。一时间我急急忙忙地奔赴，等到了巷口那儿，我才明白了，不，没有什么地方让我好去。我不去学校，也就不能回家——怎么能回家呢？不到正午，我是断乎不能回去的，妈妈不会允许。……眼前横着一条大街，不宽，但是很长。这是富水南路，往南北两个方向伸延。时令正是暮春三月，街的上空是一片静静的蓝天，一朵接一朵的白云，轻盈地、无声无息地浮过去。对面一间间紧紧相连的房子，正被宽阔的阳光照耀，低矮，参差，容颜那样古老，神情又那样执着，也默不作声。街上只有不多的行人，或者像妈妈那样，挎着买菜的竹篮；或者像爷爷那样，蹒跚地、一本正经地迈

步。……那么，我到哪里去呢？怎样吩咐这整整的一个上午呢？

我的手伸进衣袋，一下子想起来，我带着一张五百元的纸币——就是现今的五分钱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那时已是一笔称心的财富。我十分高兴，心也顿时舒展了。我可以用三百元去买一块烧饼，不是那种硬壳儿的，而是那种松软的，敷着密匝的芝麻、夹着厚厚的糖馅的。我终于有了一件让我立即着手来做的事情。在靠近茴香坡的街口那儿，有一间临着街的、小小的铺子，门前有一个大木桶一样的炉灶，是专卖烧饼的。于是我转过身子，伶伶俐俐地往北走了。

依旧是一会儿就到了。从双井巷口沿富水南路到茴香坡，一段路本来不长。五百元很快交出去，两百元也很快找补回来，师傅用眼光亲切地示意我，要我在案头的一堆饼子里随意挑选。他四十多岁了吧，胖胖的，脑袋很大；头发有些发红，正中很稀薄，两旁的则浓密；眉毛很长，很多，并往外平伸出来，压住时时眯起来的、褐色的眼睛。乍一看，他好像粗鲁、凶狠；但我早就知道，他其实是很和气的，那眯着的眼里，就有许多让人觉得亲热的笑意。他让我挑选的时候，神情愉快而自信，仿佛他深知自己的生意无可挑剔，每一块糖饼都足以让人们满意，他这爿小店会和这街头一样长久的……

我把那饼掂在手头，想了一想，就走进店子里。妈妈平日里不赞许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吃东西，再说我也想把这一刻延续得更

久。我不是在买早点吗？那么我待在这儿，一切才无可指责。店子小到不能再小，是由一间木房隔出来的一隅，壁板糊着旧报纸；只有一张方桌，三只条凳，没有漆过，也很旧了，但刷得像褪了色的、刚刚浆洗过的粗布衣裳一样干净。我斗胆地坐下了，坐在最外边的那一只条凳上，脚触不到地面，空悬着的。

我慢慢地啖着饼，生怕一会儿就完了。但是，反过来，要显得像故事里的吝啬人，或是贪馋者那样，细细地尝来，连一点碎屑也要品味，我又觉得是不足取的。我还怕胖师傅回过头来瞥见我，疑惑我的行径，禁不住时时斜起眼来，偷偷地打量他。所幸他倒一直没有回头来望我，不，他一点也没有在意，独自在那儿唱着呢。那时，差不多已经没有人走到铺子跟前来了，但他还是显得很高兴，似乎没有人来，就是所有该来的人，今早晨都已经买过了他的饼。他一双沾满面粉的手不停地在桌案上搓动，十分快活，小块的面片就像水漂儿一样，接二连三地从他短而宽大的手掌底下散出来。他连看也不看桌案一眼，而是扬起脑袋，满有滋味地望着眼前的大街。太阳升得更高一些了，街面已显得耀眼的明亮。

“带酒的和尚，望月归……”

他大声地唱起来，一点也不顾忌，并随意拖长声音；随即又停下，把擀面的、像织女的天梭一样的木棍儿，在桌案上摆弄得嗒嗒直响，仿佛一阵精妙的鼓点。

“乌鸦儿，好一似潘仁美……”

我依稀地记起来这是一出川戏，讲杨家将的，祖母曾带我去听过这一段戏文。胖师傅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又断断续续，还时时停下来，和从街上走过的什么人搭话，然后才又不慌不忙地把词儿接下去。他唱得不像戏园子里那样，不，他看来不是要唱给旁人听的；他是想唱，有兴致，就随便拾起来到心头的一句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在一旁听着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激动，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；那是极淡远的，又是极浓烈的，既舒适，又难受，仿佛那之中含着一种我分明感到而又捉摸不定的诉说，使人怀念什么，又向往什么。……那天呢，我觉得自己坐在那儿多余，可怜，委委琐琐，觉得那店子于我也并不相宜，不能长久下去，决计要走开了。

我走了，来到外边的丁字路口。那儿，来的人只管来，去的人只管去，两旁的平房和楼房，也沉思一般地伫立。早晨其实才刚刚开始，一点也不见得会很快过去。那么，我又到哪儿去呢？稍一停，我就上了茴香坡。立在那斜坡的顶上，可以看见一大片城市的房檐。前面的醒狮路，那是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。我想，要是能有一个地方让我停歇下来，就好了。

这样的地方我不久找到了。哪儿呢？就是著名的五福堂中药房，它临近通衢大道的中华南路，在通往科学路去的岔口上。我经过那儿的时候，一眼瞥见里面有一张长长的、有靠背的条椅，漆成让人看上去十分舒适的深褐色，幽幽地发亮，分明是供人歇

息的，却空无一人。那店堂也实在静雅，古时候一般的，坐上一坐必定非常不错。一时间我十分的神驰了，就不知不觉地跨进去。

药房是长方形的，直向着街头，最里面有些阴沉，似乎还幽深得很。对面有黑亮的、长条的柜台，还有宽大的、暗红色的药架，上层排一只只瓷坛，下面是许多带着铜环的抽箱，缄默地、玄奥地，引人玄想。没有人打扰我，我觉得处境挺好。

停一阵，我想把挂在肩上的书包摘下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听见嘀嗒一响，是什么响？我很快就想到是算盘。过后我才猜想，那算盘一定是早就响着的，只是我一时没有听进去罢了。我赶紧略略地立起身来张望，原来在高高的柜台那边，和我隔着一块直立的木牌，有一位先生伏在桌子上记账。他上年纪了，瘦骨伶仃，脖颈很细，面颊凹进去，高高的颧骨上面，低低地架着眼镜。就在我看他的那一刻，他的眼光也似乎在镜片后面闪烁，斜斜地看我。我心里一凉：这么说，他其实一直在看我？……不，不会吧，像他那种戴眼镜的人，眼光仿佛总是那样的……

但我不放心了，不打算再把书包摘下来。稍微过了一会儿，又忍不住悄悄地站起身，想把先生的眼光看得清楚些。但仍是难以分辨，似乎在看的，又似乎没有。我不能站直得更久，又连忙坐下。嘀嗒，嘀嗒，嘀嗒，嘀嗒，嘀嗒，嘀嗒……算珠儿紧一阵，慢一阵，行行重行行，在你以为它已经停下来的时候，又依旧响起来，仿佛拨动的不是珠子，而是岁月，是许多的朝朝暮暮。

我寂寞而不安。那些花饰古旧的瓷坛,那些暗红色的抽盒,里面深藏着的也仿佛是悠悠的夜晚和白昼,不声不响地挤压我。……我想,一待有买药的人进来,我就一定走掉。

很快就来了,一个中年女人。我躲在她的背影里,退出来。那天,那位老先生是不是一直在看我,直到后来我也想不清楚。

我没有多想,就走上中华南路,似乎我一开头就这样打算过。热闹的地方,好像总是允诺更多的快乐。前面不远是大十字路口,是城市的中心,会不会好一些呢?拐弯了,车辆来回驶着,公共汽车红黄两色相间,在阳光里十分鲜丽,但好像也就是这样。人行道上,匆匆地,迎着我走来的,越过我而去的,来去之间,也仿佛并没有这样一个我。橱窗,又是橱窗,玻璃的,又是玻璃的,打开了,还有的正在打开,和我也并无关联。街市很大,我却愈来愈小。很熙攘,却仿佛蒙在一层透明的、坚韧的网里,我进不去。而天又实在太高、太蓝、太宽阔明亮……

不,这不是我的天地,不是的,不是的。

那么,我倏地想起来了,到鸽子市场去看看怎样?哦,咋早没有想到这个地方?去——马上去。在那儿,即使待上整整一天,也会觉着不够,好些礼拜天我都在那里。我自己正喂养着三只鸽子呀,在木楼上,两只灰的,一只黑的。

那儿买卖鸽子,但到那儿去的人,并不全都是为了交易,看一看,听一听,带着鸽子或者不带鸽子,都可以的。要是你有一对白

鸽子——纯白的，没有一根杂色的羽毛，而且是红豆眼，那就是人们最珍重的了，大家会赞美你。其次就要算铁嘴、青毛、红沙眼的鸽子了，看上去挺英俊。如果是白沙眼呢，就须得是肉喙，毛衣也灰白一些，才相配。真正的流沙眼据说不容易见到，你把鸽子的眼睛倒过来，里面会有一颗流淌着的沙子，就是那一粒沙子照着它在夜间飞翔。大鼻子的斑鸽也不错，翅子很有力，身姿也威武，人们很是喜欢的。凤头我觉得很矜持、美丽，但从行家的言谈里听出来，他们一点也不称赞，仿佛那是邪异的，这每每使我在心里不服气。……去吧，赶快去好了。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鸽子，都汇聚在一起。有一个老头，面色红润，总穿白布褂子，他捧起一只鸽子来，揉着它的眼皮，沉吟许久才说一句话；但他每说一句话，人们都好像很佩服，很有深意地在一旁点头，我却常常听不出要领。有一个年轻人，戏文里的公子一样的，并不是老头的儿子，却总是跟在老头的身后。别人的鸽子他一只也看不上，据说他养的鸽子特别多，也特别好，今天会不会带一对来呢？当然，也有一个人，他们买下一只鸽子，是要做成一道菜。他们又贪婪又虚怯，想活得更久，长得更胖，连那么驯良可爱的鸽子也要狠心地吃下去。要注意他们，提醒带着鸽子的人，不能让鸽子落到他们的手里……

我被预先应许下来的一百种快乐深深地吸引了。不等走到大十字路口，就从川剧院前面横过大街，走上贯珠桥，这样截近一